

左氏條貫

左氏條貫卷十六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叅訂

楚

楚靈王

昭公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斷圍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闢人焉。有罪亡入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有亡人則當大搜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刑書名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

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米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遺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遺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楚令尹子重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魯使公衡爲質于楚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寔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祭行道之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

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昭公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

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

楚子虔誘蔡
侯般殺之于
申

而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
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金木水火土而
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公羊子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
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
不予也

楚子臧蔡用隱太子于圖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
不相爲用况用諸侯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

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過強。爲大過弱。爲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鄒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廂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田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

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箴蕭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

秦復陶

羽衣

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

丹鄭

夕

暮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級

齊太公之子

王孫牟

衛康叔子康伯

燮父

晉唐叔之子

禽父

周公子伯

禽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

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斧。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昭公十三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

遼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遼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

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僂焉。王奪闕韋龜中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闕。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以蔡公之命召子子皙。

皆靈王弟出亡

及郊而告之。情強與

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子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僞爲盟狀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爲

妖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

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

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

公子弃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

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築壘以示

復化蔡公知之。曰。欲速。速人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聽

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阪

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

從乾谿之師
告使叛靈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剗師及訾梁而

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

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

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子革乃歸于楚王沿

夏將欲入鄆。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至，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從觀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

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寔訾、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當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
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
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
叛，可謂無主。無勢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
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

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寔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
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
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
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
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
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
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
善濟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

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

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

有先大

夫子餘

趙衰

子犯

狐偃

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

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

枝

郤

穀

狐

突

先軫

軫

以爲內主。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

其有寵于國。有與主。

弃疾

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

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昭公十四年

楚子使然丹簡上

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

單身之民

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

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

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昭公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

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吾。助子。請又謂

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

如也。而在其上。不以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

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

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

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昭公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

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

撫之也。

令尹于瑕言蹶由

吳王弟靈王執之以歸

于楚子曰彼

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

也乃歸蹶由

昭公二十年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

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

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

建納

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犬子

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

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

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
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
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
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爲僂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
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

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

利于州于公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僂而欲反其讐不可

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

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子常爲令尹城

郢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

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三成功時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

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

潰民奔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
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
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長庶
曰。犬子壬。昭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寔聘之。子西長而
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
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

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

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昭公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

爲無極謗而死

國言未已。

進胙者。

凡祭莫祀者

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

郤宛與中廢尹

陽令

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戍也惑。

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

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出蔡侯。朱喪。犬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諸侯適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

邵氏楊氏
晉陳氏

以興大謗。幾

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

光新立

疆場日駭。楚

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

月已未。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

乃止。

昭公三
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于城父。與

胡用。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

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定公

二年、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

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

定公

三年、蔡昭侯爲兩佩、

玉也

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

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

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

竊馬

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
養馬者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
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
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
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伐楚
定公四年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
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
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

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成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

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
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
于闔廬曰。楚瓦_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
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
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
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
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

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

雍澁。五戰及郢。已郢。楚子取其妹季芊舛。我_{字芊}以出。涉

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

郢。以班_{尊卑}處宮。子山_{吳王}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

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剝而裹之。藏其身。

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

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殺蔓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旻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寔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寔有之。楚子在公

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

昭王兄公子結

似王逃王而已爲王。

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寔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公羊子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

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

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迥。古之道也。

穀梁子曰。目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生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

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
而坐秦師乃出

定公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

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
吳人戰而自纓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遺射于
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
楚爲棠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麋子期將焚之。

攻火子

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

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

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與罷闔閭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

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

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奔母而

歸葉公終不正視。

不義之也

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

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

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

于成。曰藍尹壘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

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主孫由于主孫圉鍾建鬬巢巾包胥主孫賈宋木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初謀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

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
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
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縶敗楚舟師。獲

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

陵師

陸軍

敗于繁楊。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于是乎

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哀公元年

楚子圍蔡。報

柏舉也。里而栽。

設版築

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

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

請遷于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
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
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舊。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
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
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
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緡關曰吳將泝

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也之期也蘄梁及霍單浮餘楚大

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也取起豐析與

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

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武關也言將通以聽命士

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許將且築城

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

三戶。

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司馬致邑立宗焉。

作邑詐爲蠻子立宗主。

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

哀公六年。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

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

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

子西。

爲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

期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子開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

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開

啓。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左氏條貫卷十六

三

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哀公十年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哀公十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

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

太子建

請行

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此西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公子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人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

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勝之徒

曰。王與二卿士。

子西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

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

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

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

不可以弗終。抉豫章

大木

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

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問，平王太子爲王子問，不可。遂勅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子西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也。匿也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指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

今

哀公十八年

巴人伐楚，聞鄧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子國如志，何

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也。

佐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鄧，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毘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左氏條貫卷十六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七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叅訂
典懷鞠

吳

襄公十一年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文王廟 凡諸侯之喪

異姓臨于外城外向 同姓于宗廟所出王 同宗于祖廟

始封君之廟 同族于禰廟同族高祖以下也禰父廟也 是故魯爲諸姬臨

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襄公十四年 吳

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

餘祭

吳子餘祭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襄公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關。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關以刀弑之。

公羊子曰。關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關。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
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
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
細政治煩碎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當作儉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

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而不貳，文武而怨而不言，不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

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

也

而不底

也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三頌

見舞象箠南籥

者

文王

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

武王

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湯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

禹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

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箠者

舜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幃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

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邕。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文孫子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也而不德。必加于僂。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文子以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時獻公未葬而可。

吳子使札來聘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公羊子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

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子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謂長子光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昭公十七年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舟名

使隨人與

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

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

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詐爲楚人

潛伏

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

從而殺之楚人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還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

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

燔替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

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繇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搃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師。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
奔楚師大奔

昭公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

前年平王卒

而伐之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

季子本封

延陵後封州來

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州然工尹

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

尹卻宛工尹壽師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

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主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

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也。鉞，羞者獻體也。去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行，勝而人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鱗設諸真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

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昭公三
十年

吳子問于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昭公三
十二年

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公十
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

再為吳所禽。

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

于頸而辭曰：「三軍有治，臣好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

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

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

足大指。

取其一履，

姑浮

還卒于陘，去樵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

忘。」三年，乃報越。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樵李

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

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
后相后紂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
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十有
衆一旅。五至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使女艾諜也。澆使季杼誘殺之。澆之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
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豈

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曰：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指吳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惡有賢如景伯而對曰：諸大夫對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逆其言。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

故不言。

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此孟孫答諸大夫言邾不

可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

邾不備

大夫諫不

聽。茅成子

邾大夫

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

千里。不三月不至。何有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

叛。

知邾必亡故叛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師宵掠以邾子

隱公

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

魯邑

負瑕故

有繹。

先是魯獲邾繹民置負瑕故又因以辱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擊。自請

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

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郕。行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國使益強大。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公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邾。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軌病之王問于子

洩不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亡

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

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鄒人之漚管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

之主犯吳大夫嘗爲之宰潛臺子羽之父好相善焉國人懼

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

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

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
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
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
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
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
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

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哀公九年

秋吳城邾溝通江淮。

哀公十一年

爲郊戰。故我及清公會。

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

吳中軍

從王胥門。

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

三將皆吳大夫

齊國

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

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

國子。

國書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

殞。

送葬之歌

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

八尺繩

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

夷儀五氏與今

必死于此三矣。

使問弦多

齊人六

以琴曰

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

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

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

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

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

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子進曰：『州

仇

叔孫

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于齊 寘

之新篋，製

也

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

不識不衷。

善也

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

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
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
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
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
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哀公

年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

子羽。

衛大夫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

亦衛大夫

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于人。吳雖無道，猶

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瘕。

狂疾

無不

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

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作藩圍其館以辱之

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

見犬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犬宰詔曰寡君願事

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也執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墜黨而

崇讎也夫墜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

不懼墜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犬宰詔說乃

舍衛侯衛侯歸救夷言子之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

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哀公十三年夏公

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

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爲伯趙
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寅鞅之罪也建鼓
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
食者無墨氣色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
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
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
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

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

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

伯曰。何景伯名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

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犬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罪。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寔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

者七人。何損焉。犬宰歸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于公孫有山。

氏

魯大夫

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

之父

寒賤之人

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麋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

主癸主水乎

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

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殺梁子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

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

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

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

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

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越

哀公十三年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

吳犬子友、主子地主、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犬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犬子友、主子孫彌庸壽於

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

幕下。

哀公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

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之。

哀公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

襄子無恤

降于喪食。

時簡子亡飲食。又降于居

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

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

越圍吳，嗣子

襄子自稱

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

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遣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子即簡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溺人不反笑喻所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黯前云不問不急及四十年

吳當有災
故問之

對曰黠也進不見惡

時行則行

退無謗言

時止則止王

曰宜哉

哀公二十二年

冬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

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左氏條貫卷十七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八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叅訂
典懷鞠

曹

曹宣公

文公十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

古之制也

成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

曹成公

逆曹伯之喪

時在會伐秦卒于師

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

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

時欣

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宜請

焉乃反而致其邑

成公十五年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

左氏條貫卷十八曹

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
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
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吹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遂奔宋成公十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
稷之鎮公子子臧奔宋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
敝邑敢私布之

昭公十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

魯人往見會葬者

二十年夏曹
公孫會自鄭
出奔宋

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
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
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
亡乎

公羊子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
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
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

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
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
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
君子爲之諱也。

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
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諸曹。
無之。戒其子曰。夢者戒其子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
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

蔡哀侯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
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外曰
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宋取曹而築之

蔡

莊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
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莊公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

哀侯爲息侯誘

蔡而敗繫之干辛繩也

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

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

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

息遂伐蔡秋七月楚人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

乎昭公十

年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

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

蔡平侯

蔡昭侯

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其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歲星每十二年一周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晉大夫請蔡于楚，弗許。昭公十三年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皆諸侯地于荆焉。平王卽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蔡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陳惠公歸于陳禮也。哀公二年吳洩庸如

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

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哀公四年蔡昭侯將如

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楚言也公孫翩蔡大夫逐而射之

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眾莫敢進文之

錯後至亦蔡大夫曰如牆眾並行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言翩不過殺二人

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

殺公孫姓公孫盱

虞

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

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實害也乃獻之
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

號

閔公二年

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

僖公二年

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

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
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紀

莊公三年紀季以鄒人于齊紀于是乎始判

莊公四年紀侯不

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子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

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
以爲一體。諸侯也。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
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
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
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
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
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緣恩疾者可也。

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邾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

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文公十四年邾文公

晉人納捷菑
于邾弗克納

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
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子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
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
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捷
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
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
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寔

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
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曷爲不與。寔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
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子曰。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
也。長穀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入千乘之
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
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且
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公

昭公十

六年六月邾人蒞稻

其君履行之

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

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昭公二十三年邾

人城翼還將自姑離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

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

三人邾大夫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姑離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

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

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

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

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

而朝示不懼死士彌牟士景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

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使叔孫子士伯即士景伯聽其

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

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

館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

立而待命者臣旦

乃館諸箕舍子

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

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若不解其意

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

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留不使出

吏人之

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示不吝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不以去而有所毀

定公三年

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鉶水沃廷邾

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

便小

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

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

下急而好潔故及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陳

隱公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公子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寔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公隱

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欽如、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平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莊公二十二年 陳人殺

其犬子御寇。陳公子完

敬仲

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

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皇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
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陳伉而立之。生
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

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僖公四年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
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
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通于夏姬

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

皆衷其袒服

近身衣

以戲

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

之

蘇相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

謂乎

宣公十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

行父曰徵舒

夏姬子

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

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梁

僖公十九年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滿公宮曰秦將

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子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

奈何魚爛而亡也

九年夏
戊辰許
弒其
上有九
非許悼

許

昭公十
九年
許悼公癰五月戊辰飲犬子止之藥卒犬子奔
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
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
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
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
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

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子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歆飭粥。噬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

穀梁子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潞

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習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

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左氏條貫卷十八

男官賀校字